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事

卷之六

以

C40
4514
114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九子攝頌曰

應爲洗足處 及以濯足盆 熱時須扇聽

蚊蟲開五拂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在何地卽便濯足遂使諸蠅在處撩亂時有長者婆羅門等來入寺內見洗足處問言聖者何故此處蠅蠅亂飛答曰此是我等洗足之處彼聞嫌賤沙門釋子皆不清淨隨在何處而濯其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隨處洗足然洗

B 64853

足處應在寺東南角如佛所言安洗足處者苾芻不知云何應作佛言如龜背形時諸苾芻作已太滑不堪措足佛言應可澀作此洗足處亦堪洗浴西方諸地而作或大如林小可半席四畔疊輓高一尺許中間輓砌作龜背形以礬石灰泥水澆不去傍通一穴令水外流濯足洗身最是要用有老苾芻身體羸弱不能往彼洗足之處佛言應畜執事人令其洗足應作洗足瓮是時六衆聞佛聽許便以金銀瑠璃作洗足器俗人見問此是何物答言世尊許我作洗足器此卽是也彼言聖者仁雖剃髮貪染不除答曰脚踏汝項我畜何過汝非我師何事相責俗生嫌賤苾芻曰佛佛言洗足

之器不合用寶應以瓦作苾芻便作如駱駝形佛言不合應如象足蹋地其中稍高合得足或可於中作蓮臺形當須澀輓苾芻用洗足已隨處而安佛言不應如是若是衆物應可覆在隱屏之處若是私物安門扇後

緣處同前時屬春陽苾芻患熱身體黃瘦羸劣無堪俗旅見時問言聖者何故身體黃瘦羸劣無力答言時屬春陽我苦於熱彼言聖者何不持扇答言賢者世尊不許答曰仁之大師性懷慈愍若知苦熱許扇無疑苾芻曰佛佛言我今聽許苾芻持扇六衆苾芻

聞佛聽許便以金銀瑠璃或紫礦揩拭及種種粧彩而爲扇柄俗旅來見便生譏恥六衆傲慢廣說如前乃至佛言不用寶等而作扇柄應知扇有兩種一以竹作二用葉成時有衆多敬信俗旅便持種種粧彩之扇來施苾芻苾芻不受佛言若爲僧伽受取無犯緣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諸苾芻爲蚊蟲所食身體患痒把搔不息俗人見時問言聖者何故如是以事具答彼言聖者何故不持拂蚊子物答言世尊不許廣說如前乃至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畜拂蚊子物是時六衆聞佛許已便以衆寶作

柄用犂牛尾而爲其拂俗人既見廣說如前乃至佛言有其五種祛蚊子物一者撚羊毛作二用麻作三細裂氎布四用故破物五用樹枝梢若用寶物得惡作罪

第一門第十子攝頌曰

結下裙不高 不持於重擔 若病許杖絡
服蒜等隨聽

緣處同前如佛所言苾芻應助營作者有一苾芻須緣梯上時諸上人從下仰觀見彼形露告言聖者我今始知聖者是男由男根具彼在梯上羞愧然然苾

芻白佛佛便思念苾芻昇梯由不結下裙有如是過
告諸苾芻若有管作須昇梯者應結下裙方可昇上
又諸苾芻於管作時高結下裙不信俗流見而譏笑
問言聖者欲相撲耶答曰我有作務彼聞默然苾芻
白佛佛言若緣梯上當結下裙平地作時不應如是

言結下裙者謂挽裙後
邊下緣向前腰間急撇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自擎重擔不信者見作如是語
我爲父母妻子恐不能活是以身擎重擔仁何所爲
躬自勞苦報言賢首我有多緣一爲供養世尊二爲
僧伽食事三爲病者供給所須由是因緣身持重擔

彼默無對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擎重擔作者
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鷲峯山中有老苾芻登山上下脚跌倒
地佛言應畜拄杖聞佛許已六衆即便以金銀等并
雜彩物雕飾其杖俗旅見已共生嫌賤苾芻白佛佛
言苾芻有二種緣應畜拄杖一謂老瘦無力二謂病
苦嬰身時有苾芻佯作老病而拄其杖時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若實老病應從僧伽乞畜杖羯磨若僧
伽與時應畜如是應乞敷座席鳴犍椎言白旣周衆
應盡集時老病苾芻於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我苾芻某甲老瘦羸弱或病苦嬰身今從僧伽乞畜杖羯磨願僧伽與我老瘦羸弱或病苦嬰身苾芻某甲畜杖羯磨是能愍者願慈愍故如是三說次一苾芻作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老瘦羸弱或病苦嬰身今從僧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苾芻某甲老瘦羸弱或病苦嬰身作畜杖羯磨白如是羯磨準白應作若僧伽與作畜杖羯磨已拄杖者無犯

又在王舍城時論苾芻老瘦無力加以風疾於鷲峯

山或時上下脚跌倒地澡罐君持悉皆破碎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應持網絡六衆聞已以五色線而爲網絡俗旅譏嫌問答因緣廣如畜杖如若杖絡二皆須者合作羯磨此亦無過既得法已任持非犯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食噉蔌已來詣佛所禮佛雙足在一面立佛言苾芻可坐一心聽我說法時彼苾芻聞佛勅已重禮世尊一邊而坐佛爲說法彼聽法時數便迴面恐有惡氣輕觸尊儀如是再三佛言苾芻汝當一心聽我所說苾芻亦復再三向外迴面便禮佛足奉辭而去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何

故彼苾芻聽我法時數數廻面阿難陀言由彼噉菰
恐觸尊儀故數廻面佛告阿難陀諸苾芻輩有食菰
耶阿難陀言有佛言由彼食菰障入聖道向不食菰
者聽我說法以金剛智杵摧壞二十身見大山得預
流果是故阿難陀從今以往制諸苾芻不應食菰及
葱韭類食者得越法罪于時舍利子在衆中坐便作
是念今此苾芻不得見諦明當見不即便觀察明亦
無緣能見諦理卽更深入第四靜慮觀其後察亦不
見彼證聖之日卽從定起而說頌曰

由於少時間 散念不專注 令彼未來世

不見眞諦理

爾時世尊知舍利子心所念已告言舍利子汝今不
應於佛境界而輒思量此乃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境
界然於未來有佛出世名一切尊此人於彼佛法之
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阿羅漢果佛作是念由彼
苾芻食噉菰故障見眞理是故苾芻不應噉菰食者
得越法罪時有苾芻身嬰疾病詣醫人所告言賢首
我有如是病幸爲處方告言聖者應可服菰患得銷
除報言賢首佛不聽食醫曰此是病藥非餘能差苾
芻白佛佛言醫云此藥非餘差者服之無犯苾芻聞

已便於寺中爲病食菰受用房舍牀榻氍毹席大小行處及以衆中出入往來或遠制底或禮香臺經過俗人爲其說法或時受請詣施主家或至園林天廟之處衆人聚集輒往其中所到之處諸人咸聞菰臭共生嫌賤作如是語沙門釋子雖復出家而還噉菰臭氣相薰與我何別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有病欲食菰者所有行法我今當說諸病苾芻若食菰者應住寺側邊房不得用僧卧具及大小行室不得入衆亦不爲俗人說法不遠制底不禮香臺不往俗家園林天廟衆人聚處皆不應往可於隱處而噉服之設人見

時不生譏恥若服了時於七日內仍住於此服葱可停三日若非一日後方洗浴并可洗衣香薰無氣後方入寺如上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雜事法中第一門竟

第二門總攝頌曰

牛毛并傘蓋 披綖勝鬘緣 出家藥湯瓶

門扇鎚斤釜

第二門第一子攝頌曰

牛毛及隱處 同牀不獨披 若得白色衣
涂覆方應用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以逝多林施四方僧訖令
剃髮者往詣寺中剃除鬚髮廣說如前鄔波難陀問
剃髮人曰汝頗解作牛毛剪不答言是我巧工寧容
不解便以鉸刀作牛毛剪髮可留二分此名牛毛剪
鄔波難陀曰更剪一分如是乃至末後報言汝之癡
人未解剪髮宜可淨剃放汝歸家廣說如前乃至佛
言苾芻不應作牛毛剪髮作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
不許苾芻作牛毛剪髮苾芻頭上忽有瘡生以刀剃
時便受苦痛苾芻曰佛佛言可於瘡處以鉸刀剪之
餘如常剃

緣處同前長者令人爲衆剃髮廣如上說鄔波難陀
見而報曰頗能與我除隱處毛不答言此是我工卽
令剪剃如前驅使至暮放歸時俗嫌賤佛言苾芻不
應剃三處毛剃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隱處生瘡或
時蟲出痛痒難忍癢修善事佛言有病緣者應告老
宿苾芻然後更互瘡處剃除勿至疑惑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同一牀卧共相推倚掉舉呵笑
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共一牀眠有如是過同牀卧者
得越法罪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村落從他
借牀主人與一報言更須主人報曰我家多人同一

牀卧如何苾芻各別從索多人共卧理復何傷苾芻
答曰世尊不許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性懷慚恥
具修戒行敷觀身物正念在心中以衣帶或以鉢帶
隔而方卧牀旣如是自餘褥席準此應知

緣處同前衆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村落從長者家
求得卧處時屬寒冷復覓卧物時家中人於苾芻處
心生哀愍以已卧物借與苾芻先入手者獨披而卧
其不得者忍凍終宵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先得獨卧
應可共用隨老者覆後於一時鄔波難陀隨老得物
便披卧被獨起經行餘者受寒夜遭辛苦小者報曰

我受寒苦仁乃經行鄔波難陀曰誰遮汝等不起經
行彼諸苾芻忍寒經夜苾芻白佛佛言衆人得被卧
時通覆必欲經行可披私物若披衆物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當冬月苾芻苦寒居在一邊側身而卧
時給孤長者來入寺中見諸苾芻一邊而卧問言聖
者大師教法務在精勤何故仁等委背而卧虛度日
時不修善品苾芻答曰心有喜樂善品可修我現受
寒何能策勵我今被凍誰復能知長者辭出還至宅
中以五百張厚白氈帔送與衆僧時諸苾芻即便披
出寺外遊行不信俗流見生嫌恥問言聖者豈可仁

等並還俗耶答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爲寒故披此俗衣苾芻白佛佛言不合被俗人衣必有他緣於彼衣上將染色物覆已方披若僧祇衣帔由以物替外將物覆然後方披異斯招罪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曰

傘蓋無後世 歌聲不放火 遊行覓依止

毛綖不翫披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居士常收衣物賣以自活後於異時多獲利物便作是念有何方便得修福業復多獲利此之居士素有信心作如是念我今宜可

請佛及僧座敷妙衣設諸飲食衣食供養是大福田緣此施因我多獲利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願佛及僧明當就舍受我微供唯願慈悲無違所請爾時世尊默然而受長者知已禮佛而去還至舍中備辦種種上妙飲食盛設妙座敷以上衣卽令使者馳往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于時大衆皆赴彼宅唯佛世尊及知事人留在寺由諸佛世尊有五因緣留知事人爲佛取食云何爲五一者爲欲簡靜離諸誼鬧二者欲爲諸天宣說法要三者爲欲觀察病人四者爲欲觀察卧具五者爲

欲與諸弟子制其學處今者世尊爲制學處諸苾芻
衆赴彼請時遂於中途遭天大雨衣服皆濕至彼家
中就座而坐隨其坐處衣皆被濡居士見已極起嫌
心作是思惟我諸衣物並皆失利我今宜可還持此
物施與苾芻作是念已告言聖者所坐之物我皆奉
施咸可持將苾芻答曰待白世尊未知許不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汝等應知非彼居士本心持施爲有譏
嫌故不應受時諸苾芻奉佛教已令使往報居士應
知佛作是語非彼居士本心持施爲有譏嫌故不應
受時彼居士聞是語已深起敬心便作是念我此衣

物若欲賣者不得半價若諸聖者濡令壞色披著受
用正是所宜卽便持衣詣寺告聖衆曰我本無心欲
捨此物今時有意持以奉僧願爲我受濡以披著唯
願仁等當持傘蓋勿令衣濕答言居士待我問佛以
緣白佛佛言居士先時無心欲施今時決意持奉衆
僧汝等可受濡已披著爲利前人勿致疑惑是故我
今令諸苾芻應持傘蓋若不持者得越法罪六衆苾
芻聞許傘蓋便以金等四寶而爲其柄及餘種種紫
鑲畫飾以孔雀尾而作上覆時諸居士婆羅門等見
生嫌賤問答同前乃至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持

如是傘蓋然有二種蓋一竹二葉六衆苾芻聞佛許蓋遂便長作傘柄在大城中擎之而過俗旅見時作如是語彼持蓋者是何商主大富長者從外方來諸人卽便就彼看問旣見苾芻共生嫌恥乃至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長作傘柄長齊二肘或與蓋等又入聚落時不應持蓋時有苾芻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一聚落道在村內苾芻持蓋不敢入村於村外行遂失商旅獨行在後便被賊劫苾芻白佛佛言若道在村中不得正擎若偏持去者無犯時有苾芻入村乞食以傘柄曾觸不敢持行被雨露衣苾芻白佛佛言乞

食之人淨洗傘柄應可持去必其雨定隨處寄舉欲出村時方可持去

緣處同前時有南方遊行外道是盧迦耶黨撥無後世名鄔陀夷漸次周旋至室羅伐欲解勞乏入逝多林先往尊者憍陳如處告言苾芻我就師門少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爲談說尊者答曰婆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爲隨汝別求無宜住此彼卽往詣馬勝跋陀羅大名婆迦波名稱哺律拏牛主毗摩羅善臂羅怙羅旣至彼已一一告言苾芻我就師門少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爲談說時諸尊者答曰婆羅門激論之事

非我所爲隨汝別求無宜住此次復往至尊者舍利子所還如上問時舍利子卽便入定觀察外道有善根不觀見知有繫屬于誰見屬於我更有餘人由聞論議受調伏不觀知更有何時當集於七日內如是知已報言汝求論敵斯爲善事可於某處作論議場卽於初日尊者舍利子自昇高座建立宗門共彼談覈每至下時常留餘義如是二乃至七日於諸方國名稱普聞共知南方有一外道是盧迦耶黨撥無後世名鄔陀夷聰明大智漸次遊行至室羅伐與舍利子共立論端經今七日未有勝負無量百千有緣

衆生悉皆雲集或發歡喜心或先善根熟尊者舍利子便作是念於我有緣因聽論議而受化者此時皆集是時尊者盡其言義總爲衆說時彼外道信解心開合掌起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善說法律求欲出家願降慈悲拔濟於我在世尊所勤修梵行時舍利子知其心至卽與出家并受近圓如法教授彼便策勵發勇猛心斷盡諸漏得阿羅漢果時彼會中一切大衆見是事已皆生希有咸言尊者舍利子如是聰明高心外道以法摧伏令使出家是時尊者觀彼大衆根機差別樂欲不同順彼宿緣爲說法要令其聽

者億萬衆生得別證悟或得預流果一來不還或復出家得阿羅漢果或受三歸并五學處所餘大衆皆於三寶深起敬心合掌慇懃奉辭而散時此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非一切處有舍利子其相似者亦不可求是故我今聽諸苾芻學盧迦耶等諸外俗論時諸苾芻聞佛世尊許學書論遂無簡別愚昧之類亦學外書佛言不應愚癡少慧不分明者令學外書自知明慧多聞強記能摧外道者方可學習諸明慧者領學外典善品不修佛言不應如是常習外典佛言當作三時每於雨時讀佛經一時習外典苾芻

遂於年月分作三時以緣白佛佛言人命迅速剎那無定不應年月分作三時可於一日分爲三分苾芻朝習外典暮讀佛經佛言於日初分及以中後可讀佛經待至晚時應披外典苾芻即便暫時尋讀不誦其文尋還廢忘佛言應誦彼皆不知何時應誦佛言如晝三節夜亦三時

緣處同前時尊者舍利子與二婆羅門子而爲出家一名牛授二號牛生二人悉教讀誦經教後時此二共遊人間至一聚落多獲利養便住此村時彼二人先學婆羅門歌詠聲法由串習故今時讀誦作本音

辯時彼一人遇病忽然身死其現存者既溺憂心經
多廢忘卽便還詣室羅伐城入逝多林旣停息已便
詣尊者憍陳如所禮敬事畢曰言尊者可共溫經答
言善哉我爲汝誦旣誦少多報言尊者所誦經典文
皆謬誤聲韻不長致有所闕答言子我從先來如是
習讀卽便辯禮更別往詣馬勝跋陀羅大名婆迦波
名稱瞋律拏牛主毗摩羅善臂羅怙羅旣至彼已白
言尊者共我溫經答曰善哉我爲汝誦旣誦少多廣
如前說乃至辯禮遂詣尊者舍利子所旣禮敬已白
言鄒波駄耶可共溫經答曰善哉我爲汝誦同誦之

時長引聲韻其舍利子聲更倍長白言大師自餘尊
老誦習皆謬唯獨親教音句無差報言汝愚癡人自
爲謬誤謗餘智者不善誦經彼諸大德咸非謬誤旣
被挫折默爾無言時諸苾芻以緣曰佛佛作是念苾
芻誦經長牽音韻作歌詠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
應歌詠引聲而誦經法若苾芻作闍陀聲誦經典者
得越法罪若方國言音須引聲者作時無犯

言闍陀者謂是

婆羅門讀誦之法長引其聲以手指點空而爲節段博士先唱諸人隨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音釋

躡徒合切澀所立切紫礦礦古猛切痒以兩切

也躡徒合切茸吳襄切撒益涉切跌徒結切罐古玩切

韭舉有切綵吐敢切鎚直追切釜扶兩切鉸古巧切

岱徒耐切哺搏胡切覈下革切串古患切

金壇淨信弟子深古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計字五

千七百個該銀二兩五錢六分五厘超薦亡侶

王彥填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覺速謠菩提

崇禎癸酉歲仲夏月金沙顧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雖復年邁常爲掉舉諸苾芻告曰仁今年暮掉舉未休聞已默然遂告難陀耶波難陀曰諸黑鉢者極爲多事輒行誠勗我等宜可作恥辱事令其羞赧從是作心伺求其便時有衆多耆宿苾芻往野林中樹下宴坐于時六衆亦往林中見彼寂定遂於三面上風放火遠在一邊遙看而住時彼老宿見火欲至卽皆驚起隨煙走出六衆見時

作如是語仁今年老掉舉未休何故奔馳乖失庠序
報言具壽汝可不見猛火燒林何怪趨走六衆報曰
世尊豈可於平居時制其戒法危險之際便遣犯耶
答曰豈非汝等縱此火災六衆大笑我等故欲恥辱
於汝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焚燒林野若故
作者得牽吐羅底也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老少相隨人間遊履老者
多有衣資少者三衣而已老語少曰具壽汝可爲我
擎持衣袋我今疲極暫欲息肩少者報曰欲致片言
願不瞋責答言任說誰復相瞋少言老宿豈可不見

佛法僧寶隨得奉施何假多畜愚癡物耶告言賢者
汝不爲持誰復強逼然我問汝汝豈是我阿遮利耶
鄔波駄耶輒於我處而行誠勗少者默爾老作是念
我今宜可料理小人至日欲暮共寄寺中寺內衆僧
舊立條制乃至一宿無依止者不得輒住其知事人
告二客曰仁旣新來可請卧具老者取已語言汝可
請取少者報曰我未依止待得師已方請卧具卽便
往詣衆首上座旣禮敬已白言上座與我依止報言
賢首汝共誰來答曰苾芻某甲賢首汝可就彼請爲
依止勿令彼人作如是語衆首上座破我門徒彼聞

語已更就餘人如是展轉乃至合寺隨所至處悉皆
不受後還房所扣門喚曰敬禮上座問汝是誰答云
某甲願汝無病白言上座知不此合寺中大衆立制
若無依止一宿不停可與我依止報言賢首實是好
制衆不作者我當爲立汝先語我云豈不見三尊多
畜愚癡物今言敬禮上座一何翻覆之甚如是遲慢
誰能爲作隨汝別覓依止之師彼遂默然不爲開戶
通宵坐地受苦至明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無依
止師人間行李又諸苾芻不同師子懷堅鞭心有恨
不捨然諸僧伽不應輒作如是惡制令他苾芻橫受
苦惱若苾芻無依止師人間遊行作惱他心立非法
制皆得越法罪

佛在摩竭陀國人間遊行於莫俱山薄伽羅藥叉住
殿而爲安處苾芻龍護而爲侍者爾時世尊於闇夜
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行遊步諸佛常
法乃至世尊未卧已來侍者不應在前而卧時天帝
釋便以天眼徧觀下界見佛世尊在薄伽羅藥叉所
住之殿於闇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
行遊步我今宜可禮觀世尊即便變作妙瑠璃殿隨
身而往上覆世尊隨大師後而爲遊步摩竭陀國時

俗諸人若見孩兒夜啼泣者告言勿啼薄俱羅藥又欲來食汝于時龍護見佛世尊夜深不卧久作經行我今宜可道薄俱羅藥又而爲恐怖作是念已卽披長毛大毯於經行處告言沙門薄俱羅藥又現身來至佛告龍護汝愚癡人以薄俱羅藥又怖於善逝如來世尊應正等覺久離怖畏毛豎心驚亦皆除遣時天帝釋見彼龍護作非法事心生嫌怪自言世尊於佛法中亦有如是等人佛告帝釋汝今應知喬答摩家極甚寬廣於中品類乃有多途勿輕此人亦於來世獲清淨法時天帝釋禮佛足已便往天宮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以毛向外而披大毯有斯過失我今制諸苾芻如是披者得越法罪時諸苾芻聞是制已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牧牛人處時屬寒夜得長毛毯毯有臭氣兼多蟣虱意欲將毛向外而覆彼懼犯戒不敢翻披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毛向外披但得端坐不合經行違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三子攝頌曰

披毯聽不聽 惡地不置鉢 衣開三種紐

應知條亦三

緣在室羅伐城佛生告諸苾芻若得劫貝卧帳或得長

毛毯或得高禪婆如是等物我今聽許若僧伽若別人皆隨意受用若是勝上高禪婆毳僧伽聽畜不許別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乞食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上衣墮落即便疾疾置鉢于地整理上衣時居士婆羅門見已生嫌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多不潔淨隨穢惡地而置其鉢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地而置其鉢得越法罪然爲護衣應安胸紐苾芻便以棘針綴衣致令衣損佛言不應爾復以線繫佛言此亦不應可於肩上安胸胸前綴紐苾芻不知云

何作紐佛言紐有三種一如薺子二如葵子三如棠梨子彼於肩上緣遠安胸能令速斷應於緣後四指安胸卽於衣上綴胸令衣疾破佛言應重作帖以錐鑽穴胸出其內繫作雙胸其紐可在胸前緣邊綴之疊衣三稱是安胸紐處若違制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同前乞食苾芻乞食之時下衣墮地置鉢于地整理下裙俗人見嫌作如是語沙門釋子不簡淨穢隨在何地而置其鉢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繫下裙方入聚落彼以繩繫令衣速破佛言勿以繩繫應用腰條苾芻不知其條如何當作佛言條有

三種一區二方三圓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曰

勝鬘惡生事

次制諸瓔珞

金條及彩物

斯皆畜不應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爾時釋子大名有一聚落其知營務人忽然命過時彼衆人來白大名曰知事之人今已身死可遣餘人來知村務時有一摩納婆在傍而立大名告曰摩納婆汝今且往檢校村事我當續更遣知事人彼便即去往至村中依法檢察所恃地利送上大名倍勝於前人無恨色大名問曰汝

今多迭租稅倍勝常時不於衆人生逼迫不白言大家我並依理而稅不苦於人于時大名問村人曰此摩納婆不於村邑生逼迫耶諸人答曰人無恨心于時大名遂立爲主其人平均依理徵稅不爲抑奪爲知事官統領村邑時摩納婆於大婆羅門族娶女爲妻未久之間便誕一息復經年月又生一女名爲明月如法長養漸至成人智慧聰明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後於異時其父得病雖加藥餌竟不瘳損於此邑中所收年稅咸充藥直無有殘餘更向外村轉貸而用其病日篤遂致命終時村邑人詣大名

律
所自言大家彼知事官今已身死大名告曰於彼村
邑有年稅不答曰於此年中多獲封稅由彼遭病咸
充藥直仍不能足更貸餘村大名告曰所有殘餘可
爲還債諸人答曰更無餘物唯有一婦及男女二人
女名明月智識聰明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
大名告曰母及於兒任其自活其女明月可喚將來
時彼邑人放其母子遂將明月至大名所時彼宅中
有一老母常爲二事一煮餅食二採衆華于時老母
曰大名曰我今年適不堪二業此之小女與我爲伴
言隨意老母卽報明月汝今可往林內採華我在

家中營事餅食彼採華已繒結好鬘奉上大名大名
見喜告曰勝妙華鬘可置而去喚老母來問言何意
先時華少今者倍多自言先時大家有近親人來從
我乞我卽分布今時不與又我目暗觀察不審今小
女眼明採華審諦是故華多大名曰若爾此女留在
園中每於日日常採多華結作勝鬘持來與我因號
此女名曰勝鬘女於後時取已食分詣彼園所遇佛
世尊入城乞食勝鬘於路見佛色相深起敬心瞻視
尊顏渴仰而住便作是念由我昔來於真福田未曾
供養是故我今獲斯貧賤若佛世尊受我食者我此

飯食持將奉施爾時世尊知彼女心卽便舒鉢告言
善女如汝所念欲施食者可置鉢中于時勝鬘將已
飯食以恭敬心置佛鉢內頂禮佛足作如是言願我
此福得捨婢身永離貧苦獲大富貴作是願已禮佛
而去在路忽逢父之朋友彼人善相旣見勝鬘身有
異相問曰汝欲何之勝鬘啼泣又問何苦憂懷若斯
答言阿父我被大名將充婢使告言小女可舒手來
我與汝相彼便展手老人見已卽說頌曰

若人於手中 有鬘鉤輪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於手中 有城樓閣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口如池
聲作鵝王響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汝今勿憂愁 定離於婢使 必受上富貴
當作大王妃

于時勝鬘拜辭老父行詣園中乃於後時彼勝光王
嚴駕四兵出行遊獵其所乘馬忽爾奔馳控制不禁
遂至劫比羅國入大名園內勝鬘見已便作是言善
來大王王問勝鬘此是誰園答曰是大名園王乃下
馬女將繫樹王言取水我欲洗足女作是念可求暖
水爲王洗足遂卽往取日照之水盛以蓮葉將至王

所與王洗足王復告言更可取水我須洗面女又作
念溫暖之水洗目非宜以手攪水令冷暖相得送至
王所王洗面已復語女言更取水來我欲須飲女還
作念要得冷水可能止渴卽詣池所深撥取水奉上
於王王旣飲已卽問女言於此園中有三種水耶答
言園無三水本是一處王復問言若是一水汝向如
何得三種別如前所作具白於王王聞此語便卽思
惟此女方便善解時機作是念已乃告女言我欲眠
卧須汝握腳王旣卧已女爲握足王便得睡女復念
言諸王貴勝怨恨者多相憂者少王今眠睡恐有惡

人來相侵害若不爲王關閉門戶忽有傷損我及曹
主必招罪責事須防守卽關閉門戶于時四兵尋覓大
王到其園所問言王在此耶女聞語已不爲開門軍
聲外震王乃驚覺卽問女言此是何響女曰有諸人
來問王所在欲得開門王乃問女誰閉其門答曰我
閉何故閉耶女曰我自思念諸王貴勝怨恨者多相
憂者少王今睡眠恐有惡人來相侵害若不爲王關
閉門戶忽有傷損我及曹主俱招罪責因卽關閉王
聞此說讚言好女甚有奇計王曰園主大名是汝何
親答言我是大名驅使之入王語女言汝非在下是

大名女何不實說女乃默然時王語女可往城中報
大名曰勝光大王在汝園內女卽速去具報大名大
名聞已辦諸美饌及以香華與多人衆詣其園所見
勝光王唱言善來大王共相慰問令王洗浴次奉上
衣塗飾香鬘具薦芳饌食罷言議問大名曰此之少
女是汝何親答曰是驅使人王曰非驅使人是君之
女宜當與我大名曰更有奇妙釋種之女勝斯數倍
何不取之王曰此女是我所須不求餘者大名曰若
如是者我當莊嚴備禮奉送王曰善哉大名卽便嚴
飾城隍掃灑衢路其勝鬘女具諸瓔珞載于大象於

康莊處搖鈴遍告劫比羅城所有人衆或有諸方來
集會者應知釋種大名之女號曰勝鬘今欲送與僑
薩羅國勝光大王爲第一夫人舉城人衆咸皆送出
時勝光王廣備軍儀禮迎歸國是時王母聞說取婢
以作夫人便懷忿心作如是念此非善子徒煩我腹
生長成立終爲婢夫作是念已懷憂而住及迎至城
王告勝鬘曰汝今可去拜謁大家勝鬘卽便往大家
所手執雙足低頭而拜其手細軟觸彼母時身心泰
然卽便睡著須臾覺已作如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
觸必當喪我僑薩羅城時勝光王有二大夫人一名

行雨二曰勝鬘若王每與勝鬘歡會聚時卽讚行雨
作如是言勝鬘當知行雨夫人容儀超絕勝鬘白王
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卽應相見若與行雨
聚集之時卽讚勝鬘作如是言行雨當知勝鬘夫人
肌膚細滑舉世希奇行雨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
王言不久令汝得見王於彼二更相稱讚令生愛重
樂欲相見後於異時三春屆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
華鳥交映孔雀鸚鵡鴈鴒鴛鴦雜類哀鳴羣飛合響
王於一時將諸綵女於芳園所隨處周旋歡娛嬉戲
王息眠睡官人縱逸貪諸華果恣意遊行其時行雨

身體勞倦攀無憂樹枝暫時佇立勝鬘因過到其傍
邊旣見行雨作如是念此是樹神卽禮其足勝鬘觸
著行雨便睡王旣睡覺遙見勝鬘在行雨處王卽喚
諸綵女還入宮中後於異時王對行雨讚勝鬘時行
雨白言我於何時得見勝鬘王言汝已見竟行雨答
言未曾省見王言我令汝憶會相見時汝自思念往
於園中手攀無憂樹枝暫時立住時勝鬘來見手觸
汝足行雨白言彼是勝鬘耶王言是行雨白言知王
於我深有愛念能棄如此細軟容儀曲親於我王復
詣彼勝鬘之處讚歎行雨勝鬘曰我於何時得見行

雨王言汝已曾見勝鬘言我不曾見王言我令汝憶
汝於無憂樹下禮行雨足勝鬘白王彼是行雨耶王
言是卽白王曰知王於我深有愛念能棄如此顏容
色相曲親於我舉國人衆普皆知聞勝光大王有二
夫人一是勝鬘一是行雨勝鬘輕滑超絕諸人行雨
容儀難可比類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
勝鬘行雨各作何業由其業力一則身形細軟二乃
容貌超倫世尊告曰此二皆由自業所感增長成熟
廣說如餘汝等苾芻過去世時於大城中有婆羅門
娶妻未久便誕一息不經多年復生一女俱漸長大

父母遇病皆悉身亡時彼童子旣遭憂感念往山林
卽攜其妹共至林所採拾華果以自支持汝等苾芻
如大黑蛇有五過患云何爲五一者多瞋二者多恨
三者作惡四者無慮五者利毒應知女人亦有五過
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
云何名爲女人利毒凡諸女人多懷猛利塗欲之心
是時童女旣至成人欲心漸盛告其兄曰我今不能
常食華果以自存命可往人間求諸飲食時兄將妹
共出山林往婆羅門家而行乞食兩聲齊喚主人出
看見而告曰隱居之人亦畜妻室兄曰此非我妻是

親妹也卽問兄曰曾婢人未報言未若如是者何不
與我答曰此已遠離世間惡法女心欲盛報其兄曰
豈我林中食諸華果不能活耶然我不堪煩惱所逼
共辭林野遠至人間今可以我與婆羅門兄曰我實
不能嫁娶於汝此是惡法非我所爲汝有俗心任情
所作時婆羅門知女心已延入家中大會宗親納以
爲婦報其兄曰今可與我同宅而居別爲一室兄曰
我不求欲當樂出家妹曰共立要契方可隨情兄曰
是何言要妹曰若其證得殊勝果者可來相見兄曰
善哉如汝所願卽便辭去至隱士所而爲出家由彼

宿世善根力故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
證獨覺果便作是念我先與妹共立要契今可往看
便至其所上昇虛空身現神變上出火光下流清水
奇相非一縱身而下諸凡夫人見神變時心疾迴轉
猶如大樹崩倒於地頂禮尊足白言大兄今得如是
殊妙勝德答言我證白言兄爲資身須得飲食我爲
求福願興供養可住於此答曰汝無自在可入報夫
白夫言仁今知不我兄出家成就禁戒得上妙果世
間第一我欲供養不敢自專若見許者於三月中飲
食資給答言賢首彼不出家我雖不欲終須供濟況

已出家獲殊勝道今隨汝意供養三月其夫更有一婦見施飲食便作是念家財共有彼既求福我何不爲告曰汝兄亦是我尊我欲隔日而申供養答言隨意其獨覺妹護彼情故妙食置內麤食覆上持告舊妻我此飲食供養於兄願當隨喜其時舊妻至設食日亦護彼情麤食置內精者覆上持告新妻我此妙食奉施尊兄願當隨喜汝等苾芻當知勝鬘是獨覺妹以精妙食供養兄故由斯福力五百生中身常細軟其第二妻以外妙食施獨覺者今行雨是由斯業故五百生中容儀端正乃至今生儀貌超絕汝等苾芻

當知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汝等應捨黑雜二業修行白業廣說如上汝等苾芻當知是學復於後時勝鬘夫人遂便懷妊同於此夜大臣婆羅門婦亦卽有娠由有娠故極受辛苦勝鬘夫人至九月滿便誕一男容貌端嚴人所樂見經三七日聚會宗親欲爲其兒施立名字王曰可抱此兒將現國太夫人請立何字羣臣如勅抱現夫人時太夫人謂諸臣曰我豈先時不作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觸必當喪我憍薩羅城大臣白言誠有斯語此子未生國太夫人先已爲作不祥之記應與此兒名爲惡生

初生之日大臣之婦亦誕一男生既滿月如上廣說
乃至總集諸親與兒立字衆人議曰初懷此子母受
艱辛及至生時還遭極苦宜與此兒名爲苦母惡生
太子以八養母而爲供侍廣如餘說其苦母孩兒亦
八養母而爲供給乃至長大其婆羅門種種業藝無
不學盡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與苦母等出城遊獵太
子乘馬忽爾奔馳遂至劫比羅城到釋迦園所其守
園人遂告園主惡生太子今至園中釋子聞已互相
議曰我等速出欲殺惡生今正是時諸人各各嚴整
兵甲卽欲出城耆老見之共相問曰汝等持兵欲向

何處答曰惡生太子來在釋園耆老曰彼是客人創
來至此未相觸候今且容忍諸人聞已皆退入城於
後四兵尋覓太子還到園中於其園內周遊而住其
守園人復報城人惡生四兵來入園內破散非分諸
人聞已倍增瞋怒更加威武咸共出城意欲殺戮耆
老復問汝等更向何處答曰惡生太子乃領四兵破
損我園今欲殺戮耆老曰且當容忍于時惡生知釋
氏兵欲來相害遂卽引兵速歸本國唯留一人告言
住此私聽釋子有何議論于時釋兵既至園所追覓
不得見彼一人問曰婢子惡生今在何處答曰尋卽

逃迸時諸釋子作此議論我等若獲惡生身者先須
割手或言截脚或言剜心今既私逃更何所作遂令
手力掘却惡生行住之地深至于膝別以餘土填滿
其坑所倚牆壁亦皆削去別更泥塗水乳香湯及諸
華彩灑散園內作是事時彼所留人皆悉具見遂往
僑薩羅城至惡生處稽首作禮在一面立惡生問曰
釋子於我有何議論白言太子備言毒害我不敢說
惡生曰彼出惡言令其自受汝所聞見今可實說我
欲知彼所爲之事彼人卽爲廣說如上惡生聞已便
懷忿恨告左右曰汝等懷其父王歿後我紹位時汝
等當說斯事令我憶知是我先怨必誅釋種苦母曰
善哉太子快出此語願自堅心紹位之時我當爲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音釋

赦乃板切面條吐刀切編綯綯而赤也紐綯口侯切嬰嬰切

切盈切蕘蕘於六錐朱惟切餌仍更切瘳丑鳩切貸他伊切

切切蕘蕘草名鑽朱惟切也食也瘳病瘳也貸代切

也切借卉詡鬼切草之總名佇立也攜戶圭切娉娶問也

迸北諄切剜鳥九切剜剜也

金壇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計字六
千七十七個該銀二兩七錢三分二厘超薦亡侶
王彥湏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迺爲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仲夏月金沙顧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說勝光王信佛因緣及惡生誅釋種種等事

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興逆害心遂與諸臣竊爲謀構
王有大臣五百咸共隨後唯一大臣名曰長行王所
愛重不順其計於後惡生謂長行曰汝豈不欲我登
王位耶答言太子何故作此非法之語父王年老不
久將崩太子自當合受王位何爲坐圖逆害以陷惡
名臣雖愚鈍竊爲不可惡生曰我試汝心故作斯語
汝當禁口莫使人聞長行曰不敢違命後時勝光王

共長行大臣不將侍從遊諸聚落旣到彼已王乃見
有好蘭若處曠望清閑無諸雜穢堪得修定養神進
業便告長行曰如是勝處世尊大師可住於此云何
降屈親近供養未審調御今何所在對曰臣聞世尊
在吉祥聚落釋種住處王曰去斯遠近對曰去此有
三拘盧舍王曰我今欲往親奉世尊長行曰敬隨王
意便即廻駕詣吉祥園旣至于彼下車進歩欲申禮
謁爾時如來在彼堂中閉戶入定有苾芻輩於外經
行王見苾芻即前敬問佛何所在答曰佛在堂中閉
戶靜慮大王若欲見世尊者宜可就堂徐徐扣戶佛

自知時王有五種勝妙嚴飾之具一者寶冠二者寶
傘三者寶劔四者寶拂五者寶履時王意欲去此盛
飾奉覲世尊遂命長行付前五物顧視其面長行念
曰王付諸物令我執持顧視我面意欲省緣安心見
佛我宜住此王乃就堂徐徐扣戶佛即爲開便就大
師鳴足頂禮作如是言不覩如來淹積時序今幸於
此親奉尊顏不勝欣喜佛言大王何故於我頓能降
伏屈已慙懃王言我於世尊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
令我如是發殷重心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
令聲聞衆皆悉奉行無違逆者佛言大王於何法處

起信敬心王白佛言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等有少智慧自恃貢高爲難於他造作書論人皆謂是能善分析所有見解衆並隨順別豎宗量構立問端作是事已便自思惟我今可往沙門喬答摩處共爲談論若不能答我便辱彼若有解釋言如是者我復難云此釋非理是不相應作是邪念來至佛所纔見大師威神之力猶尚不敢正視如來況能敵對申其談論是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殷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

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如上說自造論端欲來難佛瞻仰世尊不敢發問歎言大師法王人天第一所有知見通達無餘拔彼邪根令遵正道是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殷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自造論端欲來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作不圓滿問佛卽爲彼圓滿而答彼等聞已咸生慶悅發大信心歸依三寶受持學處是故我今於世尊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殷重

心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少有智慧
自恃貢高廣如上說欲來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
作圓滿問佛卽隨機作極圓滿答聞佛妙義深生慶
喜委棄異道遵崇正法卽請出家便受具戒勤修梵
行未久之間塵累俱盡獲阿羅漢受解脫樂而作是
念幾虛喪我爲自欺誑昔非沙門謂是沙門非婆羅
門謂婆羅門非阿羅漢謂阿羅漢我於今者是眞沙
門婆羅門眞阿羅漢世尊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
上說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面色黃
瘦形貌羸弱諸根缺減覩者生厭我見是事便卽思

惟豈非彼人不樂梵行或復長病致斯羸弱或於屏
處作罪惡業而心覆藏爲此形容人不樂覩我便往
問仁等何緣頓無顏色形容顛顛人不樂觀彼答我
言大王我由欲縛致此形儀我聞說已作如是念不
斷欲人有如是過多行欲者愛樂欲故應得增長色
力端嚴然無此事何以故我是國王五欲備具自在
無礙應得色相殊勝超絕旣不如是故知不由親近
諸欲色力增長然愚癡人悉皆愛樂我見世尊聲聞
弟子愛樂梵行諸根明淨面貌光澤適悅而住常懷
兢懼如鹿依林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清白梵行

具足是故令我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念
曾於正殿中坐理國事時見有多人皆爲五欲來至
我所或於父母男女兄弟姊妹知識朋友共相言訟
評論好惡何況餘人又我曾見有二苾芻共諸苾芻
有所爭競遂便捨戒然二苾芻於佛法僧寶不能說
其少許過失但知自責是極惡人是無福德不能修
習清淨梵行依世尊教盡壽而住心無虧犯我由此
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昔曾見一類沙
門婆羅門要心自靜受持梵行八九月已被欲所牽
便捨律儀作涂汙事纏綿五欲以自歡娛我見世尊

諸聲聞衆修習梵行清淨圓滿乃至盡形依世尊教
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
我是國主號爲勝光於此國中統領自在人不應死
我能斷命有合死者我能釋除率土之內莫不遵仰
然大臣宰相皆是豪族大婆羅門刹帝利長者或爲
平章國政黜陟羣臣啓奏之時猶懷奢慢禮容不足
有素朝儀我見世尊在於無量百千大衆之中闔遶
說法諸天人衆各各攝心瞻仰尊顏咸共諦聽無有
散亂座下寂然乃至不聞營炊噓噴之聲況復更有
諸餘諠雜于時在會時有一人營炊發身比坐之人

告言仁者願少默住勿爲誼擾汝豈不聞世尊說法
美妙當機猶如上密說斯語已彼卽默然于時我聞
斯語卽作是念世尊真實有大威力難可思議不以
刀杖嚴刑而能調伏衆類一切遵奉我由此故起深
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有二臣一名仙授一名
故舊彼人所有封邑賞賜富貴名稱皆由於我從生
以來常受安樂彼等於我雖復念思然猶不及於世
尊處敬心濃厚我又一時嚴飾軍馬出行討擊意欲
試彼二臣於我及佛其心誰重共至密處而問彼言
卿等眠時於我及佛首足何向時彼二臣歎佛功德

并說正法僧寶福田緣此事故以頭向佛以足向王
我聞此已敬重世尊有大威力不可思議彼等皆由
我之寵祿得大名稱富貴安樂然彼於我所起恭敬
不如敬佛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
我是憍薩羅王佛亦住憍薩羅我生刹帝利種佛亦
刹帝利種我已年事高邁壽過八十世尊亦爾壽過
八十我是灌頂刹帝利王世尊亦是無上法王我力
比佛非喻能測由斯義故起深信心廣說乃至皆悉
奉行是時勝光王於世尊前廣說如是諸見聞事奇
妙法已頂禮雙足奉辭而去王去未久佛告諸苾芻

汝等應當記憶王之所說奇妙法聚受持讀誦何以故文義具足故正法相應故成就梵行故能得遍智等覺圓明涅槃果故是故汝等應勤修學爾時世尊說此語已諸苾芻等咸皆歡喜信受奉行

攝前頌曰

論人有四種 念欲身形瘦 二臣恭敬殊
尊王不如佛

爾時長行大臣知王見佛便作是念王有大臣五百皆歸惡生唯我一人而不隨許彼等如何能成大事我今還國當策惡生紹繼王位其勝鬘行雨二夫人等驅令出宮作是念已棄所執守昇車而去至室羅伐城啓惡生言太子今欲登位不惡生曰是我所欲于時長行便與諸臣共策爲王勅二夫人向老王處於是勝鬘行雨問長行曰王今何在答曰王在釋迦妙光園內時二夫人徒步而去尋覓老王爾時勝光大王旣至門外不見長行問諸苾芻曰大德見我大臣今往何處苾芻答曰王入不久長行尋卽乘車而去王旣聞已徒步漸行佛亦此時向王舍城王於中路逢行雨等王便問曰汝等何故徒步遠來答言大王長行大臣策立惡生驅出我等步涉而來尋覓大

王王聞此語告勝鬘曰汝已先受大王寵祿今且歸還受兒王俸料我將行雨從此却迴於是勝鬘遂還室羅伐城掩淚行啼隨路而返王與行雨趣王舍城漸漸而進遂到城所見一園林便卽停住語行雨言我且留此汝向城中報未生怨王云憍薩羅國勝光大王今在外園思欲相見行雨卽去見未生怨具如上說其未生怨王聞此語已便大驚愕卽語行雨曰憍薩羅國勝光王者有大威力四兵強盛云何忽至我等不知行雨答曰王今何有兵衆之盛太子謀逆尊父稱王唯我從王而來至此未生怨曰若有此事

我當策彼爲此國王我自退身而爲太子卽召羣臣而勅之曰勝光王者是大國主刹帝利種灌頂之王今忽至此應須敬待卿等卽可淨治城路嚴整四兵領百于衆我欲親往迎王來入時諸臣等旣奉王勅擊鼓吹貝宣告衆人嚴事城郭掃治衢路倍加清淨猶如天帝歡喜之園其勝光王久不得食怪使來遲卽出園林欲求飲食惶惶顧盼至蘿菴園于時園子謂是凡人遂與蘿菴五顆王旣飢虛根葉俱食食已患渴卽往水邊過量而飲因成霍亂身體羸弱思憶勝鬘涉路前行轍中倒地口銜末土因卽命終是時

未生怨王嚴從四兵詣園不見便令馬使四面傍求
時有一騎至蘿菴園問園子曰汝見知是人否曰
我見一人暫來至此求索蘿菴便向水邊彼即往尋
正見王屍路隅僵仆使者即以上事告未生怨王既
聞已唱言禍哉我於今者重受惡聲我從先來已有
害父奪位之名今者又云殺父知識即與無量營從
往赴屍所勅羣臣曰此勝光王者是刹帝利灌頂大
王今遭困苦於此命過宜依盛禮焚葬其身時彼諸
臣如王所勅備飾靈輿送至寒林焚燒事畢王詣佛
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大德世尊不審勝

光大王先作何業因食蘿菴困苦命終爾時世尊告
言大王彼勝光王自作其業今受此報廣如上說大
王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
息年漸長大乞食自資得蘿菴五顆送與其母即白
母曰今暫洗浴留待我還以供所食大王若時無佛
有獨覺者出現世間憐愍孤弱樂靜安居爲世福田
于時有一獨覺遊行人間於其時著衣持鉢入村
乞食遂到彼家婆羅門妻見此獨覺身相端嚴六根
調靜即持蘿菴奉施於彼爾時獨覺受其所施踴身
虛空爲作神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心便調伏即遙

禮拜情甚歡喜時婆羅門子浴已還家便白其母索
向蘿菴母曰適有辟支來乞我已將施子聞此語爲
飢所逼遂發瞋心起於惡念願彼食蘿菴霍亂而終
大王汝今當知彼小兒者豈異人乎卽勝光王是由
往昔於獨覺處發此惡心因斯業力於無量百千歲
墮在地獄受諸苦惱復餘業報因緣力故已經六返
遭霍亂病而取命終至今七生餘殘業力食此蘿菴
霍亂而死大王當知勝光業報從此永畢更不復受
大王當知白業白報黑業黑報雜業雜報是故應捨
黑雜二業當修白業勿爲惡口時未生怨王聞佛所

說喜遍身心頂禮佛足信受而去是時惡生太子所
得紹位後於異時與諸大臣大殿朝會苦母自言大
王頗念於往日時在大衆前作師子吼我若登位先
當誅伐諸釋種子報我初怨王問苦母曰凡我出言
皆應作不苦母對曰王今創臨寶位宜念昔言討罰
釋種時至不爲便成妄語請下明勅十日出軍象馬
車步四兵俱發奮耀戈甲椎鐘鳴鼓出室羅伐城往
劫比羅國誅滅釋種時惡生王納苦母諫卽便下勅
命將持兵往伐彼國世尊大師無不知見知諸釋子
必定喪亡於兩國界大路之側在小樹下無多枝葉

端身而坐時惡生王遙見世尊卽詣其所自言大德
有多園林蔭映滋茂何故捨彼而住於斯此樹少葉
少蔭云何可住佛言大王親族陰涼樹何足顧爾時
惡生聞世尊言便作是念劫比羅國諸釋枝條是佛
親眷如來愍念不可違情作此思惟退還本國苦母
再三諫請誅滅其後惡生與諸臣佐於朝會時告羣
臣曰劫比羅國諸釋種子恒云我是婢兒罵辱旣深
此不可忘然彼是如來種族世尊憐念每日抑忍不
敢行誅云何能得報此怨罵苦母對曰我聞沙門喬
答摩自云離欲離欲之者無眷念心若有眷念卽非

離欲道俗各異王宜自決又言今日正是誅釋種時
於是惡生欲整四兵出行討罰未去之頃佛作是念
城中釋種未見諦者若與惡生共相戰鬪便非見諦
之器卽往劫比羅國到已住在多根樹園時諸釋種
聞世尊來至於此大衆集會詣如來處頂禮雙足退
坐一面爾時世尊知諸釋種根性本緣爲說妙法時
彼衆中有無量百千諸有情輩得大利益或得預流
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或有作獨覺因或作成
佛因緣復有無量衆生歸依三寶受諸學處奉行佛
教是時劫比羅釋種獲此法利頂禮世尊奉辭而去

是時惡生親領四兵於劫比羅城不遠而住具壽大目連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聞疑人惡生嚴集四兵來誅釋種我有神力能擲兵衆遠置他方唯願世尊賜垂哀許復以神力變城爲鐵以大鐵網遍覆其上令彼惡生尚不能見劫比羅城況加誅害佛言我亦知汝有神通力所作皆辦然由釋種前生業累今應受報業若成熟如瀑水流不可禁制要須自受廣如上說爾時世尊說此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大目連故知世間皆由業力而受其報由業力生由業力住一切衆生皆隨業力善惡須受于時目連不果所願禮佛而去

是時劫比羅諸釋種子聞惡生王將大兵衆欲來誅滅卽勅四兵嚴整器仗出城拒敵彼未防備衝惡生軍是諸釋種並證見諦不行殺害唯用鞭杖左揮右拂而打撲之或復以箭射彼弓弦象馬腹帶射皆令斷或射頭牟甲綴使落於地或射耳邊及鞍轡條帶但令遺落不傷身首不損其命于時惡生兵衆尋自敗散諸釋種子戰便得勝師衆俱入閉門上城而作

制令我等不應傷害惡生及其兵衆若有犯者作非
釋種爾時惡生見此釋種咸有仁慈具大勇力告苦
母曰我等今者宜可收軍且還本國苦母對曰大王
勿憂劫比羅釋種並是見諦乃至不傷蚊蟻之類況
害於人王若不信今則可驗向者大陣無一損傷彼
復作制不應傷害惡生之身及諸兵衆若有犯者則
非釋種惡生聞已默然而住有一釋種名曰閃婆住
于外邑檢校農作聞彼惡生親領四兵至劫比羅欲
誅釋種不聞諸釋所作制令又未見諦乃嚴兵衆來
襲惡生倉卒橫擊卽便大敗惡生之軍殺傷幾盡是

時惡生告苦母曰汝向者言釋種見諦不傷蚊蟻況
害於人今閃婆一人將兵來戰殺害彌多況劫比羅
諸餘釋種委兵來集敵對難當若得且歸猶勝全沒
苦母對曰大王彼閃婆者從外而來元未得入劫比
羅城不知唱制致此卒暴起戰鬪心內外不通願王
勿慮于時閃婆釋子心欲入城至於門首喚言爲開
時守門者問言是誰答曰我是閃婆汝宜可往報諸
釋種城中卽便令使報曰汝從今後非釋迦種當隨
意去何以故緣汝毀犯城中制令所以不得入此城
門閃婆卽問衆有何制說我毀犯答曰我等作制不

擬傷害惡生兵衆若有犯者卽非釋種報曰我實不聞願見容納如是苦請衆皆不許乃告衆曰旣不容入請還家口衆出與之得眷屬已詣世尊處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劫比羅城諸釋種子擯我令出願佛慈悲賜我記念常爲供養敬奉如來佛以慈悲持自髮爪授與閃婆爾時閃婆以殷重心受如來髮爪往婆具茶國彼諸人聞豪健釋子名曰閃婆今來至此欲爲我主我等共議可隨彼不國人皆來於一山下籌量此事時閃婆釋子屏諸從者置在一處自身詐作送書使人腋挾利刀詣衆集處作如是語

諸當知閃婆釋子有大勢力勇健難當令我賣書遺久仁等問言何爲答曰彼欲爲王統領仁等應當就坐共讀其書諸人答曰此無坐物何以安居彼卽拔刀斬諸磐石片片爲座與衆令坐衆人見已咸歎甚奇問言丈夫如汝之類彼有幾人答曰我是持書使者何足在言更有餘人倍勝於我衆聞此語皆大驚怖共相謂曰使者尚爾何況閃婆我等不如立彼爲主共披封已裁書却報仍語使言善來大王我等欽風早希臨降閃婆旣別往舊停處嚴飾徒侶整肅侍衛入婆具茶國老少歡喜辦設所須咸共盡心選

律

釋吉日策立為主諸國遠聞婆具茶國中有釋迦種

名曰閃婆共立為主號為閃婆國閃婆立後遂乃敬

造大宰堵波安置如來髮爪以申供養卽號其塔為

閃婆宰堵波其犯先不信佛下令國中遣立祠廟依俗祭祀迄至于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音釋

構

居候切

拊

先擊切

兢

居陵切

黜

黜尺律切

陟

陟斥也陟

竹

力切

紊

文運切

訾

訾棄挺切

欬

欬口

訾

訾大日欬

欬

欬

欬

欬

嚏

嚏丁計切

愕

愕五各切

霍

霍勿郭切

僵

僵居良切

仆

仆芳遇切

仆

仆

仆

仆

仆

迄

許訖切

至

至也

金璽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八計字五

千七百個該銀二兩五錢六分五厘超薦亡侶

王彥滇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迺為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仲夏月金沙顧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爾時惡生告苦母言劫比羅國諸釋種子勇健難當
今閉城門上城防護我等何能得爲殺害今且歸還
苦母答曰大王諸有大城以巧方便皆當破滅我昔
曾聞古仙所言有其五事決勝於他云何爲五頌云
和好行財賄 矯詐爲毒術 後當以兵力
是智人所爲

準斯道理應設方便先爲矯詐遣使詣彼持王敕命

而告之曰今我於仁有愛戀心實無惡意緣有少事
要欲入城幸爲開門暫見容納卽還速出不敢停留
依計至彼傳如上說城內諸人共集議論爲當放入
爲不許耶或言放入或言不可或言總集一處可共
行籌若籌多者應隨其語衆然其說卽行籌是時
罪惡魔王作如是念我常隨逐沙門喬答摩覓其瑕
隙不能得便我今宜可害彼眷屬正是其時卽便變
身作老釋子居其上坐先受取籌以次諸人見彼受
籌咸云老宿旣受我何不取于時衆內多人受籌旣
見籌多遂卽開門令王軍入王曰我已棄捨劫比羅

城諸釋迦子任情誅殺衆聞教已便縱四兵旗鼓震
天囂聲聒地隨處誅戮無悲愍心時釋種大名見此
事已於諸眷屬起極悲憐頭髮蓬亂卽疾往詣惡生
之所自言大王當與我願王曰欲須何願曰言於諸
釋種幸施無畏王曰諸餘釋種我不能捨汝之家屬
隨意當出答曰我今入池自沉水底乃至我身未出
已來眷屬皆放王聞是語目視諸臣諸臣曰王此大
名者是先王親友父其所願王言若爾少時令出是
時大名旣蒙許已悲愍眷屬憂惱纏心疾往赴池自
沉水底卽以頭髮繫著樹根因茲而死時諸釋種於

過去時不同業者出城而去或往末羅國或往泥波羅或往其餘聚落城邑若於昔時同惡業者雖出東門南門還入南門出西門入西門出北門入北門出東門入諸臣見已而白王曰今時釋種皆自燒煮以何得知諸門出者悉皆還入王曰速看大名入水何久遣使觀之見其已死還白王知彼已命過王加瞋怒卽告臣曰可設高座我昇其上躬自瞻望若我不見人血橫流騰波街巷者我終不能身離此座卽登座遙望諸勇健人被殺之時法爾血少諸臣議曰仁等應知今此惡生作大罪業自爲要契望血橫流何

處得有如斯之事宜取紫鑊煮令色赤盛滿千珖當街傾瀉觀其流去與血不殊如計便作報言血至惡生遙見謂其是血便作是念我今望足宜可歸還時惡生愚人枉殺釋種七萬七千此諸人內多是見聖諦者殺戮如是諸賢善已遂將釋種五百童男及五百童女行至一園是外道住處苦母白言此等千人皆是怨家何不總殺王曰云何當殺答曰令羣象脚踏是時五百釋子有大勇力撲象令倒手擎棄之苦母見已白惡生曰大王見此勇健人不王曰我見答曰若捨此徒當與大王作無利益王言有實若爲殺

之答曰掘地作坑埋令頭出上以鐵杵磨之令碎時
有二童子走至佛所爾時世尊欲令知業感報不虛
卽以神力化鉢令大合二童子卽於鉢下爛熟而終
殺釋種時佛極頭痛卽告阿難陀曰盛水滿鉢持來
我所時阿難陀卽投鉢水是時世尊以額上汗兩三
滴許置鉢水中卽便煙出震吒作聲如以熱鐵投之
於水是時惡生告一人曰汝當住此佛若於我有所
記者可速來報卽將五百釋女還歸本國時諸苾芻
見此事已咸有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因何業故令佛
頭痛劫比羅城諸釋種等復作何業由彼爲緣實無

罪犯被愚癡惡生輒見誅戮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
可去告諸苾芻咸應集在外道園中我當爲說愚癡
惡生殺諸釋種先業因緣尊者受教卽往白衆爾時
世尊與諸苾芻行詣彼園時有婆羅門於其中路遙
見世尊作如是語喬答摩愚癡惡生多造惡業釋種
無罪枉見殺害佛告婆羅門如是如是愚癡惡生造
作無量尤重惡業釋種無罪枉爲屠害佛至園中見
彼被磨童男童女尚有殘命彼見佛時悉皆號泣世
尊卽便在其一面於所敷座就之而坐告諸苾芻曰
劫比羅城諸釋種子已經三度被他屠殺出大叫聲

昔爲漁人殺諸魚類復於聚落傷害諸人今於此時
被惡生所殺尚有殘命出大叫聲與昔無異汝等必
芻頗曾聞見諸有獵師屠膾之類以其自業活命之
事能得象馬車步威嚴熾盛不諸苾芻言未曾聞見
如此之事佛言善哉苾芻我亦未曾聞見斯事獵射
之徒得如是熾盛兵衆何以故由彼屠人有罪惡心
伺求物命緣斯惡業不能獲得象馬車步熾盛威嚴
多有財貨何以故由彼羊等禽獸之類被殺之時以
其惡心視彼人故由斯不獲象馬車步及諸財物汝
等苾芻彼畜生趣所有衆生惡眼看時尚能令彼不

得四兵及諸財寶何況惡生愚癡垢重殺彼學人具
大威德持淨戒者而能增盛象馬車步及諸財物得
安樂住不遭損滅無有是處汝等當知憍薩羅城譬
如毒龍所顧視處悉當滅壞此城亦爾七日之後愚
癡惡生及與苦母被火所燒揚聲號叫墮於無間大
地獄中受極苦惱是故汝等應如是知於諸枯木尚
息惡心豈況其餘含識之類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
皆有疑請世尊曰此五百釋子曾作何業由彼業力
現無愆犯被愚人惡生枉見誅戮又因何業誅戮之
時令佛頭痛佛告諸苾芻彼諸釋子及我前生所作

律
之業汝等善聽彼所作業因緣合會成熟之時如暴
流水不能止遏無代受者廣如上說乃至果報還自
受之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河邊有五百漁人依
止而住時有二大魚從海入河汭流而上彼見二魚
情生喜悅共張大網捕得其魚見其極大共相議曰
今欲如何魚既極大若頓殺者肉便壞爛何所用爲
或云且殺一魚一繫在水或云二魚皆大若殺一者
其肉亦壞可繫於柱安在水中勿令命斷須肉之時
生取而食咸言可爾卽共分割魚受楚苦發大叫聲
是時漁人之中有一童子見如斯事生歡喜心時二

大魚而作是念我實無辜橫加劇苦當來之世此等
生處我亦生彼雖無罪犯我苦殺之汝等苾芻勿生
異念彼二魚者卽惡生苦母是五百漁人者卽五百
釋子是由彼五百漁人令其二魚受劇苦故今被惡
生苦母掘地埋身枕以鐵杵令諸釋子受大苦惱諸
餘釋種皆是當時隨喜之類其漁人中一童子者卽
我身是由見殺魚心生歡喜遂成其業由彼業故我
雖證得無上菩提然猶受此頭痛之苦我若不獲如
此福聚無邊功德者亦同彼等受其誅戮復次汝等
苾芻應更諦聽劫比羅城諸釋種子過去世時所作

之業有五百羣賊至一村中劫奪財物有二長者閣上而住賊喚令下長者不下賊又語云若不下者令汝總失長者報言我寧受死終不能下賊便積柴放火燒閣熾火上騰受焚燒苦長者作念我無憊犯令我受苦於未來世隨汝生處我亦同生報汝斯苦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二長者卽惡生苦母是五百賊者卽五百釋子是由彼賊徒殺二長者今此二人亦還殺彼是故苾芻作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是故汝等應捨黑雜二業勤修白業當如是學時惡生王殺釋子已往室羅伐城欲入城時逝多

太子於高樓上與諸綠女奏妙音聲受五欲樂惡生聞已問曰是誰諸臣答曰逝多太子王曰喚來卽承命至責曰我討怨家非常疲苦汝何於此受欲樂耶太子答曰不審大王誰是怨家王曰劫比羅釋子卽是我怨太子曰若釋子是怨者誰爲善友王聞是語便大瞋怒告諸臣曰此亦與諸釋子爲黨急可誅戮諸臣卽殺命終之後得生三十三天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中妙樂隣次受之爾時世尊欲宣此義而說頌曰

今生若喜來世喜 由其作福二俱喜

自知此喜由先業 更復轉生於善趣

今生若樂來世樂 由其作福二俱樂

自知此樂由先業 更復受樂於餘趣

爾時具壽阿難陀聞佛說已白佛言大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陀其逝多太子無有憊犯被愚人惡生枉見誅戮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中妙樂隣次受之我緣此事故說斯頌時阿難陀默然信受後於異時愚人惡生與諸緣女在宮殿中便自誇讚如我大力勇健難當所爲究竟於此世間有相似不于特惡生所將五百釋女聞其語共說頌曰

彼是佛家子 爲戒所拘束 汝今盡誅戮

自讚欲何爲

王聞釋迦女說是頌已發大瞋怒亦卽以頌告諸臣曰

誅龍留龍女 於我生瞋毒 速宜截手足

急遣隨親去

時諸臣等卽將五百釋女於波吒羅池邊截其手足因此號爲截手足池諸經首云佛在室羅伐城截手足池邊此是其事是時五百釋女被截手足受大痛苦不能裁忍便作是念我等今時諸苦遍身痛切難

堪世尊大慈寧不垂愍諸佛常法無有一事而不覺
了于時世尊起大悲心遂到其處見諸釋女露形而
坐世尊見已起世間智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乃至
蜚蟻皆知佛意若起出世心乃至聲聞獨覺不知佛
意況餘含識而能得知佛作是念善哉若得舍支天
女持衣及水來至此者極爲要事佛作念已舍支天
女卽知佛意作如是念何故如來起世間念我知世
尊欲爲五百釋女宣說妙法須衣及水卽持五百天
衣往無熱池處以瓶取水來至佛所頂禮佛足而白
佛言大德五百天衣及妙香水今並持來佛言汝往

慰問諸釋迦女與洗身體皆令著衣于時舍支如佛
所教次第皆作爾時如來以神通力令彼五百釋女
苦痛皆除告言汝等善女人自作斯業今時成熟必
當自受無人肯代爾時世尊說此語已捨之而去彼
諸釋女於世尊處發淨信心卽便命過生四天王宮
若男若女生天上者卽起三念我於何處死今在何
處生由作何業便憶前身於人趣死今生四天王宮
於世尊處極生尊重發淨信心時彼五百釋女便作
是念我若不往禮世尊者是不恭敬是非所宜于時
五百天女作斯念已卽各嚴身具諸瓔珞光明殊妙

便以天衣盛妙天華所謂唄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物
頭華分陀利華曼陀羅華過初夜分來詣佛所天華
供養禮雙足已在一面坐聽受妙法時諸天女光明
赫弈周遍照耀逝多園林爾時世尊隨諸天女意樂
根性爲說妙法令彼得悟四聖諦理時諸天女以金
剛智杵摧破二十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
三白世尊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
非父母人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
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
出安置入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得涅槃路乾竭血

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
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
今日乃至命終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
我是鄔波斯迦卽於佛前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超出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越
我以莊嚴身	淨心禮佛足	右遶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五百天女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財利亦如農夫廣收田實如勇健者降伏諸怨如重患人除去衆病生大歡喜辭佛而去俱往天宮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五百釋女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此生中無有憊犯愚人惡生枉截手足又因何業得生天上聞佛正法證真諦理佛告諸苾芻彼諸釋女所作之業成熟之時因緣合會廣如上說所有果報各還自受汝等苾芻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世尊名迦葉波如來應供等正覺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出現於世此五百釋女於彼佛法中出家爲苾芻尼常於學無學苾芻尼邊作截手截足之言而爲罵詈由此業力於無量歲中墮在地獄受燒然苦復此餘業五百生中常截手足乃至今生亦受此苦由於我所起淨信故得生天上復由昔日作苾芻尼受持讀誦正法教故值我聞法證見諦理汝等苾芻此皆由業廣如上說是時惡生所留之人聽佛記已還惡生處彼便問曰世尊於我有何言記彼言大王如來說言憍薩羅國悉當破滅更經七日惡生苦母被猛火燒身墮在無間大地獄中是時惡生聞彼所

說極懷憂惱掌頰而住苦母見已問言大王何故懷
憂王言苦母我今云何得不憂惱世尊有言記我及
汝於七日後猛火燒焚墮在無間大地獄中苦母對
曰大王如乞索婆羅門入舍乞求不得物時欲令其
家生百千種不吉祥事何況沙門喬答摩所有親族
被王誅盡寧無深重怨恨之言隨其惡心而爲呪咀
王若懼者於後園中池水之內造一柱樓王應詣彼
七日居住日滿之後方可入城王言如是卽令造樓
將諸宮人及苦母等昇樓而住過一夜已苦母白言
大王一夜已過餘六夜在當共入城如是二三乃至

七日苦母言今日安隱共入城中于時四面忽然雲
起女人常事樂觀嬰珞諸宮人等共相謂曰莊嚴結
束可往城中卽整衣服時有一女以日光珠置偃枕
上而自嚴飾雲去天晴日光忽現照觸寶珠便卽火
出燒其偃枕猛焰上騰卽焚樓閣諸宮人等四散馳
走惡生苦母皆被火燒便欲走出時有非人關閉其
戶不能得出于時惡生被火燒害極苦纏心告苦母
曰禍哉我今已受燒害之苦苦母曰大王我亦同此
大火燒然身皆爛熟俱大號叫便墮無間大地獄中
受諸極苦爾時世尊卽說頌曰

今生若燒來世燒 由其作罪二俱燒

自知此燒由惡業 更復轉生於惡趣

今生若苦來生苦 由其作罪二俱苦

自知此苦由惡業 更復受苦於餘趣

爾時具壽阿難陀聞佛說已白言大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陀愚人惡生及以苦母被火焚燒墮阿毗止大地獄中我因斯事密說此頌廣如上說時惡生王既誅釋種於彼城中有餘瓔珞環釧嚴身之具諸釋女等見卽啼泣心懷憂惱卽自念云彼諸人等生存之日敬重衆僧宜將此物爲彼追福奉施

衆僧卽持布施時六衆苾芻得此物已便自嚴身入劫比羅城次行乞食釋女見之如前啼泣白言聖者我等不欲覩見斯物故施仁等望息憂心今還令我起昔追念六衆默然是諸苾芻以緣曰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身著瓔珞及諸環釧并金線帶有如是過自今已後制諸苾芻但是嚴飾雜彩之具悉不應著若有著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曰

出家有五利 不捉錢授學 大衆說伽陀
煙筒唵聽許

緣在室羅伐城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歡懷
而住後於異時長者親族及以財物悉皆喪盡便作
是念我今年老不能求覓錢財受用加以親族死亡
略盡我今宜可捨俗出家作是念已告其妻曰賢首
我已年老不能求覓錢財產業親族喪盡今欲出家
妻答言善然可時時看問於我夫報言爾卽往逝多
園中諸苾芻所禮雙足已白言聖者我求出家報言
賢首斯爲善事隨汝意作如世尊說諸有智者見五
利故當樂出家云何爲五一者我得自利不共他有
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賤之人被他

驅使旣出家後受人恭敬讚揚禮拜是故智者應求
出家三者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
四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
常爲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人類之所讚歎是故智者
於善法律應求出家汝今發心斯爲善事時彼苾芻
卽與出家并受圓具經二三日教法式已告言賢首
鹿不養鹿室羅伐城處所寬廣是佛境界應行乞食
以自活命彼於晨朝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乞食逢
一女人形似其妻見已作念我先共妻作是要契得
出家後時往看問今旣出家宜存言信勿令憂惱乞

得食已還逝多林未久時間白鵝波駄耶言我先與故二作是要契得出家後時往看問願垂聽許師曰隨汝意去自善護心答言可爾奉辭而去漸漸遊行至舊村處其妻遙見迎前疾至唱言善來善來聖子卽欲捉衣捉鉢苾芻曰賢首欲何所爲答曰欲捉取衣鉢苾芻曰勿觸衣鉢問曰何故答曰我奉鵝波駄耶所誡令善護心彼言聖子汝自防心我豈相障卽捉衣鉢敷座令坐將洗足水問曰欲何所爲妻曰欲爲洗足答曰勿觸我足問曰何故報曰我奉師誡令善護心彼同前答便與洗足後將油來欲爲塗足苾

芻見問答言塗足苾芻曰汝勿爲塗問答同前鵝波駄耶誡我護心彼問聖子汝自防心又將食來欲同盤食問曰何爲答曰離別多時不同處食意欲共食苾芻不許問答同前卽敷氍褥白言聖子遠來疲困願少眠息苾芻旣洗足已卽便卧息時彼卽來欲同處卧苾芻曰汝欲何爲答言聖子不同卧來時節淹久意欲同卧問答同前苾芻不許卽來抱觸女是觸毒被摩觸時心便動亂發諸惡念卽共交會多日共住報其妻曰我欲還寺妻作是念此乃共我私交外人不見我今可使衆人知之諸苾芻等定當擯逐還

來我處作是念已白言聖子不可空去可將多少糧
直貝齒隨行苾芻曰我不合捉金貝等物如何持去
妻曰我今設計使不觸著即便以物繫錫杖上報言
將去苾芻卽持錫而去至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常法
守門不令空過時鄔波難陀門首經行遙見彼苾芻
來頭似鵝梟眉長垂下見已便念是何尊者而來於
此應可相迎卽逆前行唱言善來善來尊者時苾芻
報曰敬禮阿遮利耶時鄔波難陀便作是念此必定
是摩訶羅苾芻不知鄔波駄耶不識阿遮利耶我今
問彼從何所來卽前問曰老叟從何所來答曰阿遮

利耶我看故一來鄔波難陀曰汝是善人情存恩惠
念昔恩者人皆共讚世尊亦說汝等苾芻常學報恩
少恩尚報何況多耶汝存宿恩得見妻不答言我見
又問得安隱耶報云幸承覆護甚得平安汝錫杖上
是何等物答曰妻爲道糧與我貝齒鄔波難陀曰老
叟汝甚福德徃見妻已得此利來復作是念看此舉
容應有別事我念應以軟語問之其摩訶羅性懷愚
直所作之事具向說之鄔波難陀曰汝所作者更可
具向鄔波駄耶處說彼聞歡喜彼至師邊一一具說
師聞此語告諸苾芻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

芻彼摩訶羅不知輕重無故心犯若未曾爲說四波羅市迦者彼便不犯汝等苾芻由此緣故受近圓已卽應爲說四波羅市迦法若不說者得越法罪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音釋

囂

虛驕切

吒

陟駕切

遏

烏割切

汭

蘇故切

逆

流

劇

昌朱切

甚

也

屹

古愛切

蟬

蟬

蟻

總名蟻

豈

豈切

姝

美好也

啖

色角切

含

吸也

金璫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九計字六千二百個該銀二兩七錢九分起應亡侶王彥湏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迺爲法友同登正覺連證菩提崇禎癸酉歲仲夏月金沙願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名曰歡喜住居蘭若寂靜之處常樂坐禪由習定故時人稱爲住定歡喜將欲入定魔女來請共行欲事歡喜不受後於異時復欲入定魔女還來坐其膝上如是當知女人之境是爲大毒觸卽害人染心旣生便共行欲于時歡喜共行姪已如毒箭入胷心懷憂念云我愚癡毀清淨行作姪染事卽可還俗復作是念我實無有覆藏之心宜

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一七

以州

往佛所具說斯事若有軌式仍得出家者當如法行
若其不然後當還俗卽以右手持法衣左手遮形醜
流淚悲泣往詣佛所爾時世尊與無量百千苾芻大
衆演說正法遙見彼來便作是念我若不先告彼苾
芻言善來善來者彼毆熱血便卽命終作是念已告
歡喜言善來善來何故悲泣答言大德世尊我先是
歡喜今非歡喜佛言汝有何過作此說耶答言世尊
我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姪欲事雖造此過乃至無
有少覆藏心佛言歡喜汝能終身受學處不答言大
德我能受持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歡喜

苾芻雖犯淨戒無覆藏心非波羅市迦汝等應與歡
喜終身學處更有此類亦當授與應如是與敷座席
鳴犍椎言白復周衆旣集已令歡喜苾芻遍禮僧已
於上坐前蹲踞合掌應如是乞

大德僧伽聽我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姪
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我歡喜苾芻今從僧伽乞
終身學處願大德僧伽與我歡喜苾芻終身學處哀
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乞僧伽可令歡喜在眼見耳
不聞處住差一苾芻爲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姪

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若
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白如
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姪
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此歡喜苾芻今從僧伽乞
終身學處僧伽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者默然若不
許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與歡喜苾芻終
身學處竟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佛告諸苾芻受
學之人所有行法我今當說受學苾芻不應受住本
性善苾芻恭敬禮拜逢迎合掌不同一座凡坐之時

應在卑座不同經行設有同行應退一步若向長者
婆羅門家不應將住本性苾芻爲伴設同去者令彼
前行不同室宿不與他出家并受近圓不受他依止
不畜求寂不作單白白二白四羯磨不應差作秉羯
磨人亦不差教誡苾芻尼設差不應去見他苾芻破
戒破見破威儀非正命皆不應舉亦復不得作諸制
令不同長淨及隨意事每至晨朝常須早起開諸門
戶收舉燈臺灑掃房院以新牛糞隨處塗拭可於廁
上亦塗令淨咸可安置水土及葉勿令闕事所須之
水可適寒溫於水竇處洗令淨潔鳴犍椎敷坐席可

備衆華燒香供養若自能者隨時說頌讚歎佛德若不能者可請餘人若是夏月應須持扇扇諸苾芻凡欲坐時於大苾芻下在求寂上每受食時令心安靜食若了時爲收氎席所有食器置於本處掃灑食處恒於衆中告知日數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今是月一日大衆人人咸可用心爲造寺施王及護寺天神國王大臣師僧父母十方施王應說經中福施妙頌若自不能請餘人作餘日準知時諸苾芻共分房舍不與受學人佛言應與不與利養佛言應與其受學苾芻不修善品佛言應修此之

行法乃至斷盡煩惱以來常應順行不行得罪于時苾芻如佛所勅次第作已歡喜苾芻至念嚴勸策勵無倦便斷五趣繫縛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攜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是時歡喜證得果已仍依前制所有行法不敢虧違佛言不應更行應隨大小次第而坐與住本性人而爲共住

緣在王城時具壽畢降陀婆蹉從出家後常嬰疾病

有同梵行者來問言大德起居輕利安樂行不答言
具壽我常病苦寧有安樂問言何苦答言患嗽問比
服何藥答曾吸藥煙得蒙瘳損大德今何不服答曰
佛未聽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者聽吸煙
治病苾芻不解安藥火上直爾吸煙煙不入口佛言
可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於中著火置藥吸之仍猶
未好佛言應可作甯彼以竹作此還有過佛言不應
用竹可將鐵作彼作太短佛言勿令太短彼作太長
佛言不應太長可長十二指勿令尖利亦勿麤惡置
椀孔上以口吸煙彼既用了隨處棄擲佛言不應輒

棄可作小袋盛舉彼置於地佛言不應置地令壞應
挂象牙杖上或笮竿上鐵便生垢佛言應以酥油塗
拭後於用時洗拭辛苦佛言不應水洗應置火中燒
以取淨

第二門第六子攝頌曰

藥湯應洗浴 灌鼻開銅盞 乘轝老病聽
須知便利事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身遭疾苦詣醫人處告言
賢首我身有病幸爲處方答言聖者作藥湯洗方可
平復答曰佛未聽許賢言聖者世尊大悲此必聽許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譬人若遣作湯洗者隨意
應作佛既聽許用藥湯洗諸苾芻不知何藥爲湯還
白譬言佛已許我作藥湯浴不知當用何藥譬曰聖
者我亦不知何藥然曾讀輪王方中見此湯名仁等
大師是一切智問當爲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但是治風根莖華果及皮木等共煮爲湯洗身除疾
諸苾芻以湯洗時皮膚無色佛言以膏油摩彼便多
塗膩汗衣服佛言以澡豆揩之復無顏色佛言洗將
了時於其湯內置一兩滴油令身潤澤又具壽畢隣
陀婆蹉有病乃至苾芻問言何苦答言我患鼻中涕

出譬問比服何藥答曰曾爲灌鼻大德今何不灌答
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有病者我
今聽以酥油灌鼻苾芻直爾傾置鼻中膩汗身體佛
言不應如是苾芻復用葉盛而灌仍猶未好佛言不
應用葉又於小布中灌有過同前佛言不應以小布
灌可用銅鐵及錫作灌鼻筒苾芻便爲一背佛言應
作兩背彼作尖利及以麤惡佛言勿令尖利麤惡苾
芻不淨洗手灌鼻佛言應淨洗手受取藥已方灌鼻
中又復畢隣陀婆蹉患渴苾芻來問仁有何疾答言
患渴無物飲水白佛佛言畜飲水銅盞又復畢隣陀

婆蹉有諸親族來就聽法聽已言歸告其妻曰聖者畢隣陀婆蹉說美妙法我已聽受妻曰佛出世間仁獲利益夫曰何故汝等而不聽法妻曰我是女人出外羞恥若其聖者畢隣陀婆蹉得來至此爲我說者當聽受之夫便爲請答言賢首我身有病不能詣彼答曰聖者我取轡來報曰佛未聽許苾芻乘轡時諸苾芻以緣曰佛佛言由是緣故聽諸苾芻有病乘轡佛既聽已時畢隣陀婆蹉即便乘轡將諸弟子詣彼請處時六衆苾芻在路遇見問諸弟子言乘轡者誰答曰是我鄔波駄耶六衆曰世尊聽諸苾芻乘轡耶

答曰聽許六衆曰世尊大慈知諸釋子身形柔軟不能徒步所以聽乘時六衆苾芻互相謂曰我等亦可莊嚴好轡至第二日以妙纓毛及諸鈴鐸莊飾之具繫垂轡上乘向街衢諸長者婆羅門見已問曰聖者此是何物六衆報曰世尊聽我乘轡報曰豈汝沙門尚受欲樂乎六衆默然時諸苾芻以緣曰佛佛言無病苾芻若乘轡者得越法罪有二因緣方得乘轡一者年老衰羸二者帶病無力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無信婆羅門詣逝多林隨處觀看至一樹下見便利處婆羅門曰

長者沙門釋子極不淨潔。華果樹下而遺不淨長者。曰。諸聖者等皆是大德。豈自便轉耶。應是白衣作無儀事。言談之際。忽見一摩訶羅。苾芻以衣覆頭樹下。便利無信。婆羅門見已。報長者曰。仁言白衣作此不淨。看此苾芻。以衣覆頭樹下。便轉。豈白衣乎。于時長者極懷羞恥。默然無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諸樹林下大小便利。若故犯者。得越法罪。佛既制已。諸苾芻等在路而行。至大林所。便利來逼。以護戒。故却不便轉。更招餘疾。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道行。若至大林處。隨意便轉。佛既聽許。道

行林處。而作便轉。時有苾芻在聚落中。於樹林下不敢便轉。遂於日中。被炙辛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但是荆棘林下。隨意便轉。其鄔波難陀。復以大便汗他菜園。佛制苾芻不得生草上。大小便利。時諸苾芻往無草處。便轉糞穢。狼藉。時諸長者婆羅門見已。共譏笑曰。沙門釋子。大好儀式。共集一食。亦一處便轉。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是緣故。我今聽諸苾芻作廁。彼便寺外。作夜出怖畏。虎狼師子及諸賊等。以緣白。佛。佛言。寺內應作諸苾芻不知何處。應作佛言。應在寺後西北隅。作復不知云何。而作佛言。有二

種廁一者直舍二者傍出言直舍者如方丈屋廁在其中言傍出者於房後簷架木傍出周以板障令廁在中於外可置洗手足處及著瓶處廁安門扇并須橫居外置木履入時應著時一苾芻入廁復有苾芻重入佛言不應如是凡入廁時須彈指警欬其在廁者亦應如是廁極臭氣佛言應爲直次洗拭令淨置葉土等勿損飛蟲諸苾芻以手洗廁心懷嫌惡佛言但直瀉水以掃箒揩不應用手時諸苾芻廁內洗手足久待不出佛言外安洗手足處彼便遠置佛言近著由是我今聽諸苾芻若作廁時所須雜物皆可作之佛聽作廁時諸苾芻有小便者亦在廁中有大便者不得疾入久待招病佛言應可別作小便之處諸苾芻不知何處佛言近廁應作通水令出別安門扇法皆如廁

第二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瓶知淨觸 願世尊長壽 因斯尼涅槃

嗽嚼俱開五

緣在室羅伐城時當暑熱有婆羅門爲渴所逼欲須水飲行入寺中至苾芻處告言我渴仁可與水苾芻持觸瓶水令飲婆羅門見已問言聖者此瓶爲淨爲

是觸耶答曰是觸若爾何緣持此授我報曰瓶在一處我遂將來報言聖者淨觸兩瓶不應渾雜別處安置若有沙門婆羅門來求水者濟其渴乏豈非福耶婆羅門嫌水不飲捨之而去苾芻以緣曰佛佛言大衆應可置淨水瓶供渴乏者佛言大衆置淨水者時有長者聞佛許已多以瓶瓊施於寺內其所須者卽便持去或守園人及諸俗旅隨意將去苾芻見時不爲遮止未久之間瓶器皆盡時諸苾芻告彼施主曰仁所捨器今皆破盡宜更持來答言聖者我施多器因何速盡苾芻以緣具報施主彼言聖者諸凡俗人

我元不與何不遮止令其損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如是捨而不問衆應差遣掌器物人佛聽許已時諸苾芻不爲簡擇隨意便差佛言有五事卽不應差云何爲五若有愛患怖癡亦復不知所有器物藏與不藏復有五事應差云何爲五若無愛患怖癡善知器物藏與不藏應如是差集衆同前對衆應問汝苾芻某甲能爲大衆作掌器人不彼言能者令一苾芻作白二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作掌器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此苾芻某甲爲衆作掌器物人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作掌器物人若
僧伽許苾芻某甲爲掌器物人者默然若不許說僧
伽已許苾芻某甲作掌器物人竟由其默然故我今
如是持時有人來爲渴須水苾芻新瓶盛水授與俗
人將舊瓶水授與苾芻佛言不應如是應將新器供
諸苾芻舊器與俗苾芻用訖卽便收舉白衣用了隨
處輕棄佛言皆須收取苾芻不善防護致有損失佛
言應爲庫貯苾芻依教而作時有商王從北方來請
佛及僧於三月內爲辦供養便作是念我今供養不
欲從他求諸器具我當自辦卽以白銅赤銅作多食

器於三月中以上妙飲食供養如來及聲聞衆期限
滿已將諸器具施與衆僧苾芻便將此器內瓦器庫
中互相根觸致有損壞佛言銅瓦之器應別安置時
有渴乏婆羅門來入逝多林到苾芻處告言聖者願
與我水苾芻卽持水罐及繩與婆羅門彼問聖者此
何所爲答曰我無舊水自可汲用婆羅門曰仁等憐
愍一切衆生若能預辦少多飲水極爲善事苾芻報
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大衆宜應預
安淨水苾芻聞已隨處安置或在中庭或居房內簷
前門側令水不淨佛言不應如是應作貯水堂苾芻

聞已不知何處安置佛言可於入寺門東邊作停水處室中闇黑佛言應安窻牖地上有泥應以磚砌并洩水令出應安門扇并安鈕店貯水瓶瓦不應置地安木牀上若無木牀應以磚築瓦以物支勿令傾側水瓶不淨時時應洗不知以何物洗佛言應以梳篦并諸雜葉雖頻洗澗仍有臭氣佛言應畜多器更互盛水一分安水一分曬乾遂於日中曝曬佛言陰處令乾便不蓋口土入瓦中佛言應須蓋覆勿以不淨手觸應淨洗手彼觸瓦時頻頻洗手致有勞倦佛言若是淨銅瓦器指不觸水取亦無犯或以乾牛糞

指手去膩亦得佛既聽許預置其水不知使誰應作佛言當使弟子門人其安置水處所須之物皆應預辦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大世王苾芻尼喬答彌與眷屬苾芻尼有五百人來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佛爲說法于時世尊忽然嚔噴時大世王喬答彌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壽命長遠住過劫數其五百苾芻尼聞大世王說此語時咸卽同聲如世王所願有地上藥叉鬼神聞五百苾芻尼說此語時皆共同聲咸說斯願虛空藥叉又神聞聲亦說斯願如是四天

王宮及三十三天夜摩天覩史多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乃至梵天互相聞聲咸說斯語唯願世尊壽命長遠住過劫數爾時世尊告大世王喬答彌苾芻尼曰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爲善大世王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來處申其恭敬得名爲善佛言喬答彌於如來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常爲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光顯喬答彌若作如是恭敬無上正等覺者是名善禮時一苾芻卽說頌曰

世王喬答彌

致敬如來足

願牟尼足壽

劫住化衆生

佛重殷重心

發言中曲禮敬

不應於佛所

作如是願辭

時大世王喬答彌便作是念佛於衆中讚歎和合乃至大師現住於世苾芻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槃便詣佛所禮雙足已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然如是再三佛皆默爾時大世王復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喬答彌汝爲涅槃作此語耶答曰爲涅槃故說如是語佛言旣爲涅槃說是語者我更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

是時五百苾芻尼又白言世尊我等意欲疾入涅槃
佛告諸苾芻尼汝等爲涅槃故作此語耶答言如是
佛言汝等旣爲涅槃說如是語我更何言諸行無常
悉皆如是時大世主及諸苾芻尼等聞佛說已心大
歡喜頂禮佛足詣難陀處白言聖者我今意欲疾入
涅槃難陀曰爲涅槃故說此語耶同佛所說如是復
徃具壽阿尼盧陀羅怙羅阿難陀乃至諸上座所頂
禮白言聖者我等意欲疾入涅槃難陀苾芻及諸上
座等問曰爲涅槃故作此語耶答言如是報言汝等
旣爲涅槃說此語者我等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是

于時大世主與五百苾芻尼頂禮諸上座等辭還住
處到本寺中於七日內爲諸三衆演說妙法旣聞法
已令無量衆生證得廣大殊勝利益諸苾芻尼各各
出寺就空閑處隨其次第半加端坐乃至五百悉皆
如是時大世主喬答彌卽入三昧以勝定力隨念所
爲隱身不現卽於東方上昇虛空現四威儀行住坐
臥入火光定卽於身內放種種光青黃赤白及以紅
光一時俱現身下出火上流清水身下出水上發火
光東方旣爾南西北方亦復如是五百苾芻尼與大
世主喬答彌現相無異時大世主復入初定從初定

起入第二定從第二定起入第三定從第三定起入
第四定從第四定起入於空處從空處起入識處從
識處起入無所有處從無所有處起入非想非非想
處從非想非非想處起次第逆入至初靜慮而般涅
槃五百苾芻尼皆同大世王喬答彌次第順逆入諸
禪已亦般涅槃爾時大地悉皆震動四維上下朗然
明照於虛空中諸天叫聲猶如擊鼓是時諸有苾芻
或在妙高山或餘山中乃至城邑聚落蘭若林間寂
靜之處觀此相已斂念觀察見大世王喬答彌與五
百苾芻尼皆般涅槃時諸苾芻復作是念世尊慈母

旣般涅槃我等宜往相助供養舍利作是念已各各
隨力持諸香木詣大世王喬答彌等般涅槃處爾時
世尊與憍陳如婆迦波大名阿尼盧陀舍利弗大目
連等及餘聲聞大衆爲供養大世王喬答彌等舍利
故皆來集會時勝光大王與太子諸臣及諸眷屬亦
爲供養舍利故來至其處給孤長者仙授長者故舊
長者及鹿子母等與眷屬俱亦至其處復有諸國大
王與其眷屬無量百千皆來集會時勝光王將種種
寶衣嚴飾之具裝五百寶輦復持種種香華幢幡寶
蓋及諸音樂時具壽難陀阿尼盧陀阿難陀羅怛羅

等四苾芻昇大世王靈輦世尊亦以右手擎輦自餘
苾芻各昇諸苾芻尼靈輦以殷重心廣設嚴飾送置
寬平空閑之處爾時世尊卽舉大世王喬答彌及五
百苾芻尼所蓋上衣告諸苾芻曰汝等看此大世王
喬答彌等壽百二十歲身無老相如十六歲童女爾
時勝光王等及諸大衆各持種種香木焚燎其身世
尊爲衆演說無常法已還至寺中洗足就座而坐告
諸苾芻汝等當知如是之事皆由見他嚏噴之時願
言長壽是故苾芻若他嚏時不應言長壽若故言者
得越法罪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白佛言世

尊是大世王喬答彌及五百苾芻尼等曾作何業由
彼業力年百二十身無老相如十六歲童女佛告諸
苾芻其大世王喬答彌五百苾芻尼等所作之業汝
等善聽彼由自業乃至果報還自受之汝等苾芻乃
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世尊名曰迦
葉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出現於世在婆羅痾
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世尊化緣已盡入無餘
涅槃如薪盡火滅時有國王名吉利枳爲供養彼如
來舍利起四寶塔縱廣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王有
大妃及五百嫁女年旣朽邁王便棄捨自相謂曰何

故大王今於我等捨而不問衆共議曰由年衰老是故不問時有姝女作如是語諸姊妹修行何業得不衰邁能令願滿王妃答曰若供養迦葉波佛舍利塔者所願皆遂咸言極善啓王允許卽持種種末香塗香華鬘瓔珞幢幡寶蓋諸妙香饌詣於塔所廣設供養殷重讚歎五輪敬禮右遶行道長跪合掌發如是願以此供養無上福田所有善根願我生生乃至壽終身無老相汝等苾芻其王大妃及五百姝女者今大世王喬答彌及五百苾芻尼是由此福力乃至今生百二十歲無有老相猶如十六童女汝等苾芻當知皆是由自業力廣說如前如是應學

緣在室羅伐城爾時世尊制諸苾芻見他噫時不云長壽者於此城中有一長者雖復娶妻竟無男女年旣衰邁錢財喪盡告其妻曰我今年老更無子息意欲出家妻云任意卽詣逝多林於苾芻處而爲出家并受圓具後於異時佛爲大衆宣說法要時老苾芻在衆外坐舊妻忽來聞夫噫噴諸苾芻等無有一人願言長壽其妻見已心生不忍便以左手握土遶苾芻頭向外而棄呪願長壽時諸苾芻共觀其事妻前捉臂惡口罵詈告言聖子仁今何故於怨讎內而爲

出家此逝多林常有五百青衣藥又由我呪願令汝
長壽若不爾者定被藥又吸其精氣不應住此宜可
歸家卽牽共去時諸苾芻告言摩訶羅住此莫去彼
不肯住苾芻便捉一臂曳之時摩訶羅唱言我痛我
痛苾芻曰佛佛言可問摩訶羅何邊臂痛爲是苾芻
捉者痛爲是妻捉者痛若言苾芻捉痛彼心樂去隨
意放行若言妻捉者痛彼心樂住不應放去時諸苾
芻如言卽問答言仁等所捉臂痛遂放令去卽便歸
舍因與出家近圓爲大障礙佛言年老苾芻皆樂長
壽如此之類見噉噴時應云長壽若不言者得越法
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一無信婆羅門詣
逝多林時有信長者忽然噉噴諸苾芻不言長壽其
不信者願言長壽告云仁今乃於怨家之內生敬信
心此逝多林常有五百青衣藥又由我願言令仁長
壽若不爾者定被藥又吸爾精氣不應久住宜可早
出時諸苾芻以緣曰佛佛言俗人之類皆樂長壽若
見噉時應云長壽若諸苾芻見老者噉小者應起一
禮口云畔睇若小者噉噴大者應言無病若不作者
俱得越法罪

佛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佛令五苾芻住
正定位於善說法律既出家已於受飲食噉嚼之類
進止威儀皆未能解俱往白佛其事云何佛言汝等
苾芻有五種可嚼食一根二莖三葉四華五果五種
可噉食一麩二飯三麥豆飯四魚肉五餅彼復不知
以何助味佛言應共乳酪酥蜜魚肉乾脯雜菜之類
此若無者可和水食凡潤濕滋味充人色力得修善
品

第二門第八子攝頌曰

安門扇鈕孔 皮替處中窻 內闌網扇樞

開店須羊甲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造作房舍不知安門佛言
安門復不安扇廢修寂定佛言安扇不安門鈕開閉
時難佛言應安門鈕及鑰匙孔開時作聲佛言聲處
可安皮替房中黑闇佛言應安窻闌近下安置遭諸
賊難佛言不應近下彼便極高同前室闇佛言不應
太高太下應須處中苾芻作時外窻內狹佛言應令
內窻外狹有鳥雀入佛言張網既著網已復不安扇
夜有蛇蠍等來入室中佛言宜安窻扇被風吹開佛
言應著轉樞上復安店開閉時難佛言應用羊甲杖

釋

而開閉之

小作鐵叉子
形如羊足甲

第二門第九子攝頌曰

鐵鎚及鎗子

鐵錘并木杵

釜床竈五百

斧鑿眾皆許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畢隣陀婆蹉有病諸苾芻來問
尊者何疾答曰我患風疹大德比服何藥答曰我先
病時以執鐵鎚置釜水內用此湯水揩洗身時便得
瘳損若如是者今何不爲報言世尊未許時諸苾芻
以緣曰佛佛言我今開許風病苾芻以鐵鎚煖水洗
沐身形聞佛許已苾芻燒鎚熱不能舉佛言應以鐵

鎖繫之待熱牽出苾芻以鎖俱棄火中熱不堪捉佛
言鎖留在外勿置火中可近鐵鎚以泥團裹之捉冷
處牽出置盆水中隨意用時諸苾芻以澡豆牛糞淨
洗其鎚佛言不應更洗置火便淨時諸苾芻先煖觸
水後煖淨水佛言先煖淨水後煖觸水若不爾者得
越法罪

緣處同前苾芻來問畢隣陀婆蹉尊者何疾答言我
有如是病大德何不醫療報言具壽我先曾畜小溫
藥鎗子今時闕事是以病增問言今何不畜答曰佛
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曰佛佛言有病苾芻聽畜溫

卷一

林邊地也無僧居焉

三

以

鎗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願爲僧伽造立浴室於中
火炭隨處縱橫佛言聚令一處苾芻不知用何物聚
佛言以鐵作鋪佛既聽已諸蘭若苾芻不能得鐵佛
言以木作杓火便燒壞佛言以牛糞和土作泥塗之
方用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身有疾苦詣醫人所問言賢首
我有如是病幸爲處方醫言聖者應如是治療其苾
芻爲前藥故須釜從長者借用已却送長者曰我今
便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聽許長者曰若爾置地而去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聽取于時毗舍佉鹿子母
聞佛聽諸苾芻畜釜遂送五百口鐵釜時諸苾芻不
知云何佛言次第行與苾芻佛既遣行諸年少者不
得佛言應與瓦釜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冷地臥食飲不消諸長者處
從借床席用充臥具病卽得除用已却送長者曰我
今便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應可受取時毗舍佉鹿子母聞佛聽諸苾芻受
床卽送五百張床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次第行
與苾芻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須竈從長者借用已却送長者
曰施與聖者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受取時毗舍佉鹿子母同前送五百竈乃至
次第行與苾芻

緣處同前一苾芻爲染衣服要須斧用從長者借了
已却送彼曰施與聖者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爲大衆故應受其斧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床橫忽折從長者借鑿用已却
送彼曰便與聖者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爲大衆故應受其鑿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曰

許斤斧三梯 竹木繩隨事 下灌造寺法

說難陀因緣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床腳忽折爲須斷斤從長者借
用已還王廣如上說乃至爲衆應受

緣處同前佛在鹿子母舊園中許諸苾芻營造寺宇
及以制底苾芻造既高大不知以何登上佛言作梯
苾芻不知以何物作佛言用三種物謂竹木及繩隨
意應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疾苦行之醫所問言

賢者我有如是病苦著身幸賜方藥醫言聖者應爲
下灌必得除損答曰世尊未許醫曰大師慈愍聽許
無疑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有病緣開聽下灌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造苾芻寺僧房應作五層佛殿
應作七層門樓七層若造尼寺房應三層佛殿五層
門樓五層必芻不知云何昇上佛言可於門側角頭
作曲道而上有三種道謂石水土苾芻不解下層以
木中間用土上層安石上重下危遂令隕毀佛言下
層安石中層用土上層以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音釋

笕竿

笕合浪切

他計切

背即委切

簪時柳切

根自庚切

撞

突洩

先結切

所患切

曝蒲木切

旱羊諸切

松氏

諸

切樞

昌朱

蠅許竭切

鍾楚洽切

疹止忍切

癰疹也

瓮蒲奔切

也斲

竹角切

噴徒同切

隆也



金壇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計字八
千四百八十五個該銀三兩八錢一分八厘起
薦亡侶王亥浪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迴爲法友同登正
覺早證菩提
崇積癸酉歲仲夏月金沙願龍山識

